

蔣良騏東華錄校釋(一)

陳捷先

國立臺灣大學

蔣良騏所著東華錄一書，向爲近世學者所推崇，蓋以書中保存若干清代官書不載之珍貴史料故也。蔣錄成書於乾隆中期，初無鐫本，道咸以前，僅以鈔本流傳。然蔣錄無論鈔本刻本，書中錯誤皆多，此爲美中不足之事，前人有評其「魚魯豕亥，不堪寓目」者。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大陸中華書店出版蔣氏東華錄校點本一種，考訂校正，均非精確，錯誤仍多，余曾有書評一篇論述之（請參看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館訊第二號，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出版）。按蔣錄鈔本，爲數至夥，現存於世者約有十數種，且內容略各不同；而刻本則又有山東刻本、清末通行本及羣玉山房活字本之別，其中以山東刻本爲佳（請參看拙作蔣良騏東華錄版本及其研究略考，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刻本與鈔本間亦有互異之處，今以蔣氏自序爲例，即可說明諸本之差異一斑。如山東刻本中之自序云：

「乾隆三十年十月，重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稍北，騏以謏陋，濫竽纂修。天擬管窺，事憑珠記。謹按館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實，惟以實錄、紅本及各種官修之書爲之，遇闕分列傳事蹟及朝章國典，兵禮大政，與列傳有關合者，則以片紙錄之，以備遺忘。信筆摘鈔，逐年編載，祇期鱗次櫛比，遂覺縷析條分，積之既久，竟成卷軸，得若干卷云。湘源蔣良騏千之父謹識。」

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蔣錄鈔本兩種，其登錄號爲一九四一者卷首無序文，惟在書末有跋語。另一登錄號爲一九四二者則前有引文，不作序文。一九四一號之跋語與一般刻本或鈔本之序文不盡相同，茲錄記如下：

「乾隆三十年十月，重開國史館於東華門迤北，騏以謏陋，濫竽纂修，

館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採事實，惟以實錄、紅本及各種官修之書爲主，選關分列傳事蹟及朝章國典，兵禮大政與列傳有關合者，則以片紙記之，以備遺忘。積之既久，遂成卷軸，是以錄。湘源蔣良騏千甫。」

此一跋語較刻本爲簡略，而署名部份用湘源蔣良騏千甫，顯有錯誤。蓋「甫」字，「父」字與「傅」字通，古代男子美稱也。古人著書常有於人名之後加「父」、「言」等字以爲美稱者，蔣良騏字千之，故知上引文中「千甫」實係誤用。

又日本東京大學藏有蔣氏東華備遺錄鈔本一種，據稱係清代嘉慶年間自我國購得，彼邦學者以爲蔣錄之最早鈔本之一，未可知也。其序文曰：

「乾隆三十年十月，重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內稍北，騏以謏陋，濫竽纂修。館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採事實，惟以實錄、紅本及各種官修之書爲主。顧實錄卷帙浩繁，紅本更浩如淵海，終日翻閱無暇。遇所關分列傳事蹟及朝章國典，兵禮大政，與列傳有關合者，則以片紙記之，以備遺忘。積之既久，竟成卷軸，不忍棄置，裒而存之，以□□餘支枕之助云。羸川蔣良騏千之父識。」

據此可知：蔣氏東華錄刻本與鈔本之內容，常有不同。本校釋文僅擬以錯誤較少之山東刻本爲校釋對象，參考東華備遺錄及清代其他書檔，校正蔣書錯字，略釋有關問題。茲舉凡例數則於後：

- 一、蔣錄刻本原文以較大號之宋體字頂格排印，校釋文字則用小一號之宋體低二格排印。
- 二、蔣錄爲編年體之史料長編，本校釋文亦按原文編年體排印，惟加新式標點符號，並予分段，以便閱覽。
- 三、本校釋文於每一段中，凡遇原書錯字及與史事不符等有問題處，隨時加註，並於每一段文後考訂更正，列舉依據來源。
- 四、本校釋文所據資料，以清初諸種實錄、東華備遺錄及宮中檔等爲主，酌參私家著述，摘其史實可信者而從之。

清代史料，誠汗牛充棟，而史事之綜錯繁離，亦遠過歷朝，本校釋文復因匆促成就，不逮之處，在所難免，尙祈海內外學者通人惠予匡正。

東華錄卷之一

我朝先世發祥於長白山，山高二百餘里，纒亘千餘里¹，山上有潭曰闕門，周八十里，鴨綠、混同、愛濤三江出焉。望氣者言：其地將生聖人，統一諸國。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恩固倫，次正固倫，季佛庫倫，浴於池。浴畢，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袂。季女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故，因命之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以愛新覺羅爲姓，布庫里雍順爲名」²。母凌空去。子乘小舸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野蒿爲坐具，端跌其上。其地有三姓爭雄長，搆兵仇殺。有取水者，奇其狀貌，歸告，衆走問，語以姓名，且曰：「我天女佛庫倫所生，天命定汝等之亂。」衆驚曰：「天生聖人也。」衆歸奉爲主。居長白山之東俄漢惠之野鄂多里城，國號滿洲³。

- 1 滿洲實錄及東華備遺錄諸書均作「周亘千里」或「纒亘千里」，無「餘」字。
- 2 愛新覺羅布庫里雍順，滿文作 Aisin Gioro Bukūri yongšon。Aisin 一字意爲「金」，Gioro 舊有譯爲「族」者，非也，實係地名，且與清人祖先居地有關。Bukūri yongšon 一名，諸家解釋不一，有謂布庫里山英雄者；有謂金朝始祖兄弟二名合稱者；亦有認爲建州左衛先世人名有關者；尙無定論。
- 3 滿洲一詞，解釋亦多：如西番佛號、建州轉音、族內尊稱等等；然皆非理想之說法。按此方種族，其姓氏與部族稱號多與居地有關，故滿洲似以得名於居地，或源於河川之名，較比合理也。又以上滿洲開國神話，誠荒誕不經之文字，前輩學者多以係清人入關後所偽造，以隱諱其微寒家世者。惟據清人在明末所寫舊檔，天聰九年五月初六日之記事，可知有穆克希克（Muksike）老人者，曾講述此同一祖先誕生故事，足證此一神話爲該族傳統之傳說，非入關後始僞作者。文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第九冊（民國五十八年出版）。

數傳，遭國人叛，族被戕，幼子范察僅以身免，遁於野。國人追之，有鵲止其首，追者以爲枯木，因得脫。又數傳至肇祖原皇帝，姓愛新覺羅氏，諱都督孟特穆，居虎欄哈達山下，赫圖阿喇地，有智略，計執先世仇人之後四十餘人，半誅半釋之，盡復故地。生二子：長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長妥羅，次妥義謨，次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子一，卽興祖直黃¹帝，諱都督滿福²，生子六，長德世庫，次劉闡，次索長阿，次卽景祖翼皇帝，諱覺昌安，

次包卽³阿，次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察地；劉闡居阿哈河洛地；索長阿居河洛噶善地；景祖居祖基赫圖阿喇地，與五城相距，近者五里，遠者二十里；包卽⁴阿居尼麻喇⁵地；寶實居彰甲地。六人各築城分居，稱爲寧⁶古塔貝勒，是爲六祖。

- 1 「黃」字應作「皇」字，蔣錄誤。
- 2 滿福應作福滿，蔣錄誤；蓋滿洲實錄卷一滿洲原文作 Fuman。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及高皇帝實錄等書均作「福滿」。
- 3 包卽阿一名中之「卽」字應作「朗」字，滿洲實錄原文爲 Boolangga，故知蔣錄音誤。其他實錄及東華備遺錄均作「朗」音。
- 4 同上註3。
- 5 此處尼麻喇地名與太祖高皇帝實錄所記者同；惟滿洲實錄與武皇帝實錄等譯爲尼瑪蘭，滿洲原文作 Nimalan，則知「蘭」音似較正確也。
- 6 寧古塔，滿文作 ningguta，意爲「六」或「六個」。此處蔣錄「寧」字作「寧」，係敬避清宣宗御名，故知蔣錄之刻本成書時間，當在道光時代或道光以後。蔣錄中作寧字之處甚多，爲印刷方便計，以下均作「寧」字，不再註。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巴圖魯，次額爾袞，次界堪，次卽顯祖宣皇帝諱塔克世，次塔察篇古。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是爲宣皇后，生子三：長卽太祖高皇帝諱努爾哈赤¹，稱爲聰睿貝勒，生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孕十三月而生，龍顏鳳目，偉軀大耳，聲若洪鐘，十歲時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產獨薄。後知其才德，復厚予之，太祖辭不受。時有碩色納者，九子俱獷悍；又有加虎，生子七，躡捷多力，能披甲躍九牛。二族強，凌諸路。景祖饒才智，兼禮敦英勇，破滅之，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滸河西二百里內諸族，並有其地，由此遂盛。太祖母弟曰舒爾哈齊、雅爾哈齊；繼母弟曰巴雅喇；庶母弟曰穆爾哈齊。

- 1 清太祖滿文原名作 Nurhaci，漢字音初譯作努兒哈奇（見武皇帝實錄），後改作「努爾哈齊」（見高皇帝實錄）。明實錄及朝鮮實錄諸書多按清太祖本人所用之漢名「奴兒哈赤」稱之。蔣錄此處作「努爾哈赤」，不知何據。又蔣錄於此處稱太祖爲「高皇帝」，甚是。因太祖初諡「武」，康熙初元改諡號爲「高」。蔣氏既爲乾隆時人，理應稱「高皇帝」。

癸未年 明萬曆十一年¹，滿洲蘇克蘇滸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²，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遣遼陽副將攻克沙濟城，殺城主阿亥章京，復合兵攻古勒城，城

主阿太章京妻，乃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先後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肯。成梁攻城不克，尼堪外蘭請往招撫，給³城中人以能殺阿太章京來降者，即命爲城主。城中人信之，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中人出，盡屠之，並害二祖。太祖聞之大慟，詰明邊吏。明歸我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勅書⁴。太祖欲得尼堪外蘭，明人不肯，且曰：「當令爲滿洲國主。」國人信之，皆歸尼堪外蘭。同族寧古塔諸祖子孫亦欲害太祖以歸之，尼堪外蘭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思復仇，以顯祖遣⁵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時年二十有五⁶。

- 1 明神宗萬曆年號作萬歷，係敬避清高宗御名弘曆故也。
- 2 尼堪外蘭舊譯尼康外郎，實皆滿文 Nikan Wailan 之音譯。Nikan 意爲「漢」或「漢人」；Wailan 猶今人言書記，秘書也。二字似爲職稱不像人名。
- 3 「給」字應作「給」，蔣錄誤。
- 4 明授努爾哈齊都督僉事清實錄等書均謂係在萬曆十一年；然據明實錄萬曆十七年九月條，則知此一授職事，實神宗從薊遼督撫張鵬、顯義謙等人之請者。朝鮮史書如野乘、丙子白登錄等亦繫此事於萬曆十七年九月，與明實錄同。又努爾哈齊升龍虎將軍，清實錄未記述，蔣錄謂清景顯二祖併殺後，明卽封努爾哈齊爲龍虎將軍，則不知何據。按明朝資料，清太祖之寵爲龍虎將軍係在萬曆二十三年，非十一年。
- 5 「遣」字應作「遣」字，蔣錄誤。
- 6 此段古勒戰役及清景顯二祖死於兵火事，明實錄及清太祖高皇帝實錄、滿洲實錄諸書，均記爲二月間事，蔣錄未記月份。

甲申年¹五月，太祖往攻外蘭於圖倫城，外蘭遁，克其城，時兵百人，甲三十副而已。

- 1 清太祖攻尼堪外蘭事，諸種清實錄均繫於萬曆十一年五月條，卽二祖死後三月。蔣錄記爲甲申年（萬曆十二年），實誤。

六月，德世庫、劉闡、索長阿、寶實等子孫，忌太祖英武，同謀害，夜半潛至城，緣梯而上，太祖覺之，遁去。八月，復往攻尼堪外蘭於甲反¹，外蘭遁，追之不及。六祖寶實之子康嘉興²、綽奇塔、覺善同謀，糾合哈達國萬汗兵，劫我屬瑚濟寨而去，分所獲於中途，兵³部將安費揚古⁴及巴遜率十二人，追敗之，殺四十人，獲所掠而還。

- 1 清實錄作甲板、甲版、嘉班，皆滿文 giyaban 之譯音也。蔣錄作甲反，顯係

譯音不正。

- 2 滿洲實錄卷一記此三人原名爲 Kanggiya, Cokita, giošan, 可知「康嘉興」之「興」字有誤。太祖高皇帝實錄作「六祖寶實之子康嘉興綽奇塔、覺善三人同謀」，蔣錄此處之「興」字當係「與」字之誤刻。東華備遺錄作「與」。
- 3 「兵」字誤。太祖高皇帝實錄作「上」；東華備遺錄作「太祖」。
- 4 太祖武皇帝實錄記安費揚古爲雄科落把土魯，並註曰：「雄科落初名諳班偏哥，因其英勇超衆，故名雄科落把土魯」。按滿文「雄科落」(šongkoro) 意爲名鵲海冬青，「把土魯」(baturu) 係勇士，實爲美稱，不是人名。「諳班」(amban) 意爲大臣，「偏哥」(fiyanggū) 常譯爲「費揚古」，亦係「么兒」、「老來子」之意。太祖實錄初修時仍存滿文古樸風格，寫爲「海冬青勇士」或稱爲「大臣費揚古」，後世屢修而成「安費揚古」，「安」字實係誤取「諳班」(amban) 之第一音節也。

是時，滿洲有五部：曰蘇克蘇滸河，曰渾河，曰王甲，曰董鄂，曰哲陳。長白山二部：曰訥殷，曰鴨綠江。東海三部：曰渥集、瓦爾喀、庫爾喀。扈倫四部：曰烏喇、哈達、葉赫、輝發。各主其地，互相攻戰。

丙戌年八月，明人執尼堪外蘭付我斬之¹。自此明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通和好焉。

- 1 尼堪外蘭被殺之事，清官書所記與蔣錄略有不同。茲錄滿洲實錄漢文部份爲例：「……明邊吏遣使言：尼堪外蘭既入中國，豈有送出之理？爾可自來殺之。……太祖令齋薩帶四十人，往索之。及至，尼堪外蘭一見，即欲登臺趨避，而臺上人已去其梯，尼堪外蘭遂被齋薩斬之而回。」

丁亥年，正月¹於碩里口虎欄哈達東南加哈河²兩界中平岡，築城三層，並建宮室。

- 1 清太祖初建宮室係在丁亥年，即萬曆十五年，武皇帝實錄及滿洲實錄亦均謂：「丁亥年，太祖……築城三層。」然未確指此築城在「正月」。高皇帝實錄重修時因「補朔」而在「丁亥年」後加「春正月，庚寅朔」諸字，然亦非指築城在正月。蔣氏未細察補朔而致誤也。
- 2 蔣錄此處記事顯係鈔自高皇帝實錄，然實際情形似不正確。按武皇帝實錄作：「太祖於首里口，虎欄哈達下，東南河二道，一名夾哈，一名首里，夾河中一平山，築城三層，啓建樓臺。」又滿洲實錄記此事爲：「太祖於碩里口，呼蘭哈達下東南河二道，一名嘉哈，一名碩里加，河中一平山，築城三層，啓建樓臺。」可見宮室係建在兩河中之平岡上，非如蔣錄所稱之加哈一河。至於武皇帝

實錄與滿洲實錄中所記之二河名稱，後者略有不同，亦應考證。據滿洲實錄卷一「滿洲發跡之處」一圖觀之，則可清晰看出當年所建之城確在兩河之間，而兩河之名稱，一為 giyaha（加哈），一為 ligiya（里加）。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譯漢時可能誤寫致錯者。

六月，始定國政，禁悖亂，緝盜賊，法制以立。歸附者益衆，國勢日盛，歲以我國珍異於撫順、清河、寬奠、饒陽四關口，與明互市。

辛卯年，正月¹，遣兵略長白山之鴨綠江，盡收其衆。

1. 太祖遣兵略長白山之鴨綠江部係在辛卯年，諸書均記此事；惟未確指正月。高皇帝實錄因補朔而加「春正月，戊戌朔」等字樣，蔣氏即誤以為正月間事也。

癸巳年，九月，葉赫、哈達、烏喇、輝發、北嫩河蒙古科爾沁、席北部、掛爾察部、及滿洲長白山所屬朱舍里、訥殷九姓之國，合兵三路來侵，凡三萬人。太祖禦之於古勒山，對黑濟格城結陣。及戰，葉赫貝勒布寨，直前衝入，乘馬觸木而踣，我兵吳談刺殺之，敵兵遂亂。諸貝勒膽落，棄衆奔潰，擒烏喇貝勒布占泰，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甲千副，自此遠近懾服。

戊戌年，哈達貝勒孟格布綠¹所居城北溪中流血。

- 1 諸種實錄多譯作「祿」，東華備遺錄亦作「祿」。滿文為 Menggebulu。

己亥年，二月，將蒙古字制為國語，創立滿文。滿洲初無字，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¹，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人以難辭。諺曰：「無難也，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遂定國書，頒行傳布。

- 1 額爾德尼與噶蓋係人名。巴克什舊譯榜式，滿文作 Baksi，意為儒臣。當時額爾德尼有儒臣之美稱，而噶蓋則為札爾固齊（Jarguci），理事之官也。

九月，征哈達，擒其貝勒孟格布綠¹，滅之，盡服其屬城。

- 1 以音譯「祿」字為正確。

辛丑年，復編三百人為一牛彖，每牛彖設額真一。先是，滿洲出兵校獵，各隨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出一矢，十矢領以一長，稱為牛彖。是年，以徠服者衆，編三百人為一牛彖，其長稱牛彖額真¹。

- 1 滿文 niru（牛彖）意為「箭」（矢）；ejen（額真）意為「主」。牛彖後改稱佐領。

癸卯年，正月¹，白²虎欄哈達南岡，移于祖居蘇克蘇澣河、加哈河之間赫圖阿喇地，築城居之。

1 同前，因補朔蔣錄誤爲正月事。

2 「白」應作「自」，蔣錄誤。

乙巳年，三月，更築大城環之。

丙午年，蒙古諸貝勒遣使尊太祖爲神武皇帝¹。

1 「神武皇帝」一名係自太祖高皇帝實錄一書中採摘者；然文義頗不符於事實。按丙午年恩格德爾與蒙古諸貝勒所上清太祖之尊號實爲崑都侖汗（Kundulenhān），意爲恭敬皇帝或謙恭皇帝，事見滿洲實錄及太祖武皇帝實錄諸書。

丁未年，九月丙申，彗見東方，八夜方滅，指輝發國。時輝發叛，是月率兵征之，克其城，誅其貝勒拜音達里父子，遂滅輝發。

己酉年，侍衛扈爾漢征東海渥集部所屬之淖野路，取之，收二千¹而還。

1 諸種實錄及東華備遺錄均作「二千戶」。

庚戌年，額亦都率兵往征東海渥集部所屬大¹木都魯、綏²分、寧古塔、尼馬察四路，招其部長康古禮等，回師取雅攬路，俘萬人。

1 「大」應作「那」，按滿文原名爲 Namdulu。

2 「綏」應作「綏」，按滿文原名爲 Suifun。

辛亥年，七月，命阿巴泰、費英東、安費揚古率兵取渥集部之烏爾古宸、木倫二路。

十二月，命額駙何和里，巴圖魯額亦都，達爾漢侍衛扈爾漢，率兵征渥集部之虎爾哈路，克其札庫塔城，俘二千人。

壬子年，烏喇國背盟，太祖親征之，克其臨河六城，毀之。

癸丑年，正月，復親征烏喇，戰於伏爾哈城，大敗之，乘勢克其城，貝勒布占泰遁竄葉赫，收撫其屬邑，烏喇遂亡。

乙卯年明萬曆四十三年，旣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彖額眞，五牛彖設一甲喇額眞，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每固山額眞左右設兩梅勒額眞。初設黃、紅、藍、白四旗，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廂之，共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並列，分八路；地狹則八旗合一路。每戰長矛大刀爲前鋒，善射者從後衝擊，精兵勿下馬，相機接應，克敵後核功必以實。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

札爾固齊十人佐理。五日一視朝，凡有聽斷，先經札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臣，五臣審問，言於衆貝勒，議定奏明。

丙辰年，羣臣尊上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是年上五十八有，明萬歷四十四年七月，上諭議政五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至生亂。國人有事，當訴于公所，毋訴於諸臣之家，其有私訴者，曾付以鞭索，俾執而責之。貝勒諸臣有罪，束身靜聽，如例審斷，有執拗不服者，加以重罪，凡事俱五日一聽斷于公所。」命扈爾漢、安費揚古征東海薩哈連部，取河南河北寨三十六。

八月，黑龍江橫結冰橋一道，約廣六十步，引兵度之，遂取薩哈連十一寨，又招服便大¹路、諾落路、石拉忻路長四千丈²。

1 「便大」應作「使犬」。

2 「四千丈」應作「四十人」。

天命三年明萬歷四十六年，三月，征明。臨行書七大恨告天，其詞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畔¹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畔，我尙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踰疆土，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遣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海²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綉古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山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旣授我哈達之人矣，而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搆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故天厭扈倫啓畔，惟我是眷，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遂率步騎二萬圍撫順城，遊擊李永芳降。撫順、東州、馬根單三城及台堡悉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廣寧總兵張承蔭³率師往援，我軍乘風奮擊，大破之。張承蔭⁴及副將額⁵廷相，參將蒲世芳等皆戰死，士卒逃歸者十無一二。

1 「畔」應作「衅」或釁，蔣錄誤。

- 2 「海」應作「每」。
- 3 「蔭」應作「廕」。
- 4 同上。
- 5 「額」應作「頗」。

天命四年，正月，征葉赫，取大小屯寨二十餘及蒙古遊牧畜產。

二月，明經略楊鎬率總兵杜松、趙夢麟、王宣、劉綎、李如柏、馬林，副將賀世賢、麻岩，道員張銓、康應乾、閻鳴泰、潘宗顏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七萬，于三月初一日出邊，分四路進攻，趨我都城。

三月¹二十九日，明總兵杜松等督兵六萬出撫順關而南，偵卒以明兵進董鄂境告，太祖曰：「明使我先見南路兵者，欲誘我南也，其由撫順西來者，必大兵也，破此，則他路不足患矣。」即統兵出，而令大貝勒代善前行。過札喀關，四貝勒曰：「界凡山上，我築城夫役在焉，倘明兵攻之奈何？」遂急進界凡，對明兵而陣。初，我國防禦築城夫役之兵四百人伏撒爾湖谷口，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介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凡山之吉林岩。杜松營於撒爾湖山，而自引兵圍之，眾貝勒至，遣千人往助吉林岩，太祖亦至，曰：「先破撒爾湖山所駐兵，則界凡山自喪膽矣。」于是分右翼二旗與左翼四旗合攻之，不移時破其營，而所遣助吉林岩之兵自山馳下，擊明兵；右二旗兵渡河夾擊明兵之在界凡山麓者，大破其眾，杜松、王宣、趙夢麟等戰死，追奔二十里。時馬林營于尙間岩，嚴兵自衛；潘宗顏一軍距西三里外營飛芬山，明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營于窰²聞³ 萼漠地。四貝勒奮勇衝入，明兵大敗，念遂、希泌陣歿。太祖親馳至尙間岩，明兵突至，大貝勒怒馬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急進，明兵大敗，斬其副將麻岩等，馬林遁免。太祖復馳攻飛芬山，潘宗顏全軍盡沒，乃凱旋還都。聞劉綎由寬奠口，李如柏由清河進虎欄路，謀犯都城，遣大貝勒、三貝勒、四貝勒往禦劉綎，而留兵四千于都城，待如柏等。初，劉綎出寬奠，進董鄂路，先遣萬人前掠，將趨阿布達里岡布陣，四貝勒率兵登岡，馳下擊之，戰方酣，大貝勒率左翼兵自山西夾攻，明兵潰，我兵追擊，與劉綎遇，綎倉卒不及陣，遂戰死。時明海蓋道康應乾合朝鮮兵營于富察之埜，遂勒兵攻之，明兵發火器，忽大風，晝晦，烟塵反撲敵營，我軍乘之，殲其兵萬人，應乾遁，朝鮮元帥姜宏⁴立率眾降。楊鎬聞三路兵敗，急撤李如柏、賀世賢等還。

- 1 諸種實錄及東華備遺錄均作「二月」。
- 2 「窳」字應作「窆」。
- 3 「聞」字應作「闕」。此一地名，武皇帝實錄作「斡琿鄂謨」，高皇帝實錄作「窆闕蓐漠」，滿文爲 Wahūn Omo。
- 4 朝鮮元帥原名姜弘立，因避清高宗御名，改作姜宏立。

六月，率兵四萬取明開原城，明總兵馬林，副將于成¹龍，參將高眞²，遊將于守志，守備何慰³官，皆歿于軍。建宮室于界凡城內及諸臣兵民廬舍。

- 1 「成」應作「化」。
- 2 「眞」應作「貞」。
- 3 「慰」應作「懋」。以上人名均見滿洲實錄及太祖高皇帝實錄。

七月，上率兵攻鐵嶺城，斬明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恭¹等，攻²其城。蒙古喀爾喀貝勒介寨³來援，我師追敗之，擒貝賽等十餘人，俘獲甚衆。先是上夢天鵝、白鶴等翱翔上下，上羅得白鶴一，呼曰：「得蒙古介賽矣。」覺以語妃，至是果然。

- 1 「恭」應作「泰」，見高皇帝實錄等書。
- 2 「攻」字東華備遺錄作「拔」；蓋高皇帝實錄記此事頗詳，謂清太祖先克鐵嶺，並入城駐軍，其後介賽始來攻，故用「拔」字爲是。
- 3 「寨」應作「賽」，以求統一。

八月，征葉赫，其貝勒金台吉¹居東城，上親圍之。布揚古居西城，命四貝勒²率兵圍之。未幾，東西城俱破，執金台吉³、布揚古縊殺之，屬城盡降，盡殺明兵之助守葉赫者。自是，開拓疆土，東至海，西至明遼東界，北自蒙古科爾沁之嫩烏喇江，南暨朝鮮國境，凡語言相同之國，俱征討徠服而統一之。

- 1 「吉」應作「石」，見高皇帝實錄。「台吉」爲清代爵號，易混淆。
- 2 據諸種實錄知此役攻西城者爲「四大貝勒」，即清太祖之子侄多人；而「四貝勒」則爲皇太極一人之專稱，蔣錄行文似稍欠妥。
- 3 「吉」應作「石」。

扈倫國四部始末：

哈達國、萬汗，姓納喇，其國原名扈倫，後建國於哈達地，因名哈達，乃吳¹喇貝勒始祖納齊卜祿七代孫也。其祖克習納都督爲族人巴代達爾漠所害，

萬奔習北部相近之綏哈城居焉。其叔王住外蘭奔哈達，主其部落，後爲叛者所殺，其子博爾坤舍進，殺其人以報父仇，迎兄萬于綏哈城爲部主，萬于是攻取附近諸部，遠者又招徠之，其勢乃盛，遂稱漢²國號哈達。其時葉赫、烏喇、輝發及滿洲之澤³河部俱屬之。萬爲人殘暴，黷貨無厭，羣下效尤，擾害諸路，以故所創基業卽自敗，其民多叛投葉赫，先附諸國皆叛。萬卒，子扈爾干立八月卒，弟康古魯立，卒，弟孟格布祿繼之，己亥年滅。

- 1 「吳」應作「烏」，以符一致。
- 2 「漢」應作「汗」。
- 3 「澤」係「渾」字之誤。

輝發國，本姓益克得里，原烏¹龍江岸泥馬察部人，始祖昂古里星吉²力，自黑龍江載木主遷於渣魯居焉。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墨土，姓納喇氏，居于張地，因附其姓，宰七牛祭天，改姓納喇。星吉³力生二子：長留臣，次備臣。備臣生納領噶，耐寬。納領⁴生拉哈都督，生⁵噶哈禪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納根達爾漢。齊納根達爾漢生王機砮。王機砮招服輝發諸部，于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居之，因名輝發。其時蒙古察哈爾查薩圖⁶土門汗自將圍其城，不克而還。王機砮貝勒卒，孫拜音達里殺其叔七人，自爲貝勒，丁未年滅。

- 1 「烏」應作「黑」。
- 2 「吉」應作「古」，按滿文原名係 Singgūli，見滿洲實錄卷一。
- 3 「吉」應作「古」，同上。
- 4 「領」字下缺「噶」字。
- 5 「生」字前應有「拉哈都督」四字。
- 6 「查噶圖」譯名不妥，按原滿文作 jasaktu，應譯爲「札薩克圖」。

烏喇國，本名扈倫，姓納喇，後因建國烏喇河岸，故改名。始祖名納齊卜祿，生商堅朶爾和齊，商堅朶爾和齊生加麻喀碩朱古，加麻喀碩朱古生綏屯，綏屯生都爾機，都爾機生子二：長克習納都督，次古對朱顏。克習納生轍轍木，轍轍木生萬。古對¹朱蘭²生太蘭，太蘭生布顏，布顏盡服烏喇諸部，築城於烏喇河岸洪尼地，自稱貝勒，生二子：長布于³，次博克多。布顏卒，子布干立，卒，子滿太立，至滿太弟布占泰，癸丑年滅。

- 1 「討」應作「對」，蔣錄誤。
- 2 「蘭」應作「顏」。古對朱顏滿文原名爲 Gudei juyan。

3 「于」應作「干」。按其人原名 Bugan，「于」顯係手民之誤。

葉赫始祖蒙古人，姓土默特。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姓部，遂據其地，冒姓納喇，後遷葉赫河岸，建國名。始祖星根達爾漢生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生齊生¹ 噶尼，齊生² 噶尼生褚孔格，褚孔格生太杵，太杵生子二：長青佳砮，次楊吉砮，兄弟綏服葉赫諸部，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青佳砮、楊吉砮皆稱貝勒。明萬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受哈達賂，誘青佳砮、楊吉砮至開元³ 殺之，青佳砮子布寨，楊吉砮子納林布祿各繼父為貝勒，成梁屢攻之不克。及納林布祿弟金台吉⁴，布寨子布揚古嗣為貝勒，天命四年己未俱亡。

- 1 「生」字應作「爾」，按其人本名為 Cirgani，見滿洲實錄卷一。
- 2 同上。
- 3 開元應作開原。
- 4 「吉」應作「石」。

天命五年 明泰昌元年，正月，察哈爾林丹汗執我使臣碩色吳巴什。先是，我羈其使臣康喀兒拜虎，至是釋其從者，俾持書往約歸我使，踰期不至。會北蒙古五部落喀爾喀貝勒來言我使被殺，乃誅康喀兒拜虎，後碩色吳巴什竟逃歸。

三月，論¹ 諸臣功序列武爵，分總兵官品級為三等，副將遊擊亦如之，衆牛彖額真俱為防² 禦官，每牛彖下設千總四員。

- 1 「論」應作「諭」。
- 2 「防禦官」應作「備禦官」，見高皇帝實錄卷七。

六月，樹二木於門外，有欲訴者書而懸之木，覽其顛末而按問焉。由是民情無巨細，皆得上達。

八月，太祖親征明，由懿路、瀋河二路進，追擊明總兵賀世賢等，抵瀋陽北門，斬百餘級。

十月，自界凡山¹ 于徹² 爾湖築軍民廬舍。

- 1 東華備遺錄中「山」作「遷」。
- 2 徹爾湖應係撒爾湖之誤。

天命六年 明天啓元年，二月，親掠¹ 明奉集堡。

1 東華備遺錄及諸種實錄均作「略」。

三月，大軍征明，攻瀋陽城，明兵出城禦我，我師縱擊，明兵七萬俱潰，陣斬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拔其城，盡殲其衆。明總兵陳策兵二萬營黃山，渡渾河來援，太祖率兵迎之，斬陳策及參將張名世，餘黨溺渾河幾盡。又有三總兵李秉誠、朱萬良、姜弼來援，四貝勒迎擊，三總兵遁，追斬三千餘級。復擊渾河以南步兵，斬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大斗，悉殲其衆。庚申，乘勝前進至虎皮驛。辛酉，至遼陽東南，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蔡國柱、姜弼、董¹仲揆率兵至，四貝勒擊之，明兵大潰，距城南七里駐營。壬戌，我左四旗兵奪武靖門橋，樹梯登城，奪西城一面，據其西隅。是夜，城內明兵列炬拒戰達旦，道員牛維曜、高出、邢慎言、胡加²棟，戶部郎中傅國縋城遁。明旦復戰，明兵又敗。我右四旗兵亦登城。明經略袁應泰督戰城東北鎮遠樓，舉火自焚，守道何廷魁投井死，監軍道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等俱戰歿，擒御史張銓，其餘官民皆雞髮歸順。張銓不屈，縊而葬之，河東七十餘城皆降。太祖以遼東要害，定遷都，移官民居于北城關廂，其南大城則與貝勒諸臣及將士居之。釋遼陽繫獄官民，奪職閒居官悉還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理其事。發銀帛，大賚總兵以下官及軍士有差。

- 1 「董」高皇帝實錄作「童」。
- 2 「加」應作「嘉」，見高皇帝實錄。

七月，鎮江城中軍陳良策執遊擊佟養真，湯站、險山二堡民執堡官陳九階、李世科，俱叛投明將毛文龍。命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兵遷金州民於復州，二貝勒阿敏，四貝勒德格類率兵遷鎮江沿海居民于內地¹。

- 1 此處記「…四貝勒德格類率兵遷鎮江沿海居民於內地」事有誤。按天命時期四大貝勒中之四貝勒爲皇太極，亦即後世之清太宗，非蔣錄所謂之德格類。又據諸種實錄，此次遷民行動，並無德格類參加，故蔣錄之說與史實不符。東華備遺錄亦未記德格類名。

十一月，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渡鎮江于¹朝鮮境，攻明將毛文龍，斬遊擊劉某及兵千五百級，文龍僅以身免。

- 1 東華備遺錄及諸種實錄均作「入」，不作「于」

天命七年，正月，征明，攻克西平堡，斬副將羅一貴。明總兵劉渠等引兵三

萬至，我軍擊敗之，追五十里，總兵劉渠、祁秉忠，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鶴，遊擊李茂春、張明¹死焉。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真²棄廣寧城遁，守門遊擊孫得功等遣人請降。己未，大軍赴廣寧，千總石天柱出迎。庚申，鎮靜堡參將劉世勛來降，遂入廣寧，所屬四十餘城皆降。駐軍十日，移大軍向山海關，至中左所，復回駐錦州，大貝勒、四貝勒領兵克義州，斬三千級。太祖還至廣寧，遣迎后妃於遼陽。

- 1 張明應作張明先，見高皇帝實錄卷八，
- 2 王化真實王化貞之誤。

二月，蒙古兀魯特部明安等凡十七貝勒，及喀爾喀部台吉率所屬三千餘戶歸附。太祖還遼陽，留諸貝勒守廣寧。西平堡遁去鮑承光¹隨衆來降。

- 1 「光」應作「先」，見東華備遺錄及諸種實錄。

三月，築城於遼陽東五里太子河邊，立宮室遷居，名曰東京。
天命八年，正月，蒙古喀爾喀五部台吉拉巴西希璧等所屬來歸。
 四月，命台吉阿巴泰等統兵三千，征喀爾喀札魯特，斬貝勒昂安父子，盡獲其妻孥軍民畜產，以其執我使臣及要奪我牲畜也。
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母¹凌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

- 1 「母」應作「毋」。

天命九年，二月，與蒙古科爾沁台吉粵¹巴會盟修好。

- 1 「粵」應作「奧」，見實錄及東華備遺錄。按滿文記此人名爲 Ooba。

四月，奉移景祖、顯祖、孝慈皇后諸陵，葬於東京。
 五月，明毛文龍遣兵沿鴨綠江越長白山入寇，我守將蘇爾東安擊之，盡殲其衆。
 八月，聞毛文龍渡義州鴨綠江，入島屯田，命梅勒額真楞額禮，吳善襲之，斬五百級，盡焚島中糧而還。
天命十年，正月，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兵攻明旅順口城，殲其民，毀其城。
 四月，王善係太祖族弟等征東海瓦爾喀部還，俘獲甚衆。
 六月，毛文龍兵三百人夜入耀州城南之官屯寨，總兵楊古利¹擊殲之。

- 1 「利」應作「利」。

八月，明寧遠、山海關二路兵夜半襲我耀州城，守將擊敗之，追至遼河，明兵溺水死者枕藉，獲馬七百，鎧甲器械無算。侍衛博爾晉等征東海南路虎爾哈部，降五百戶而還。雅護等征東海北路卦爾察部，獲二千人以歸。毛文龍遣兵三百，夜襲我海州所屬張屯寨，守將追之，斬百七十人。

十月，皇子阿拜等征東海北路虎爾哈部，俘千五百人。

天命十一年，正月，親征明，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守將焚廬舍糧儲遁。大軍至寧遠，明總兵滿桂，道員袁崇煥，參將祖大壽固守，攻之不克。

四月，以蒙古五部喀爾喀貝勒背盟，親征之，四貝勒射殲其貝勒囊奴克。

五月，毛文龍遣兵攻我撤¹ 爾湖南門，我總兵巴篤禮敗之，追斬二百餘級。

七月，癸巳，太祖幸清河湯泉，不豫。丙午，乘舟還京。庚戌崩於纓雞¹ 堡，距瀋陽城四十里，年六十有八。元妃佟甲氏諱哈哈納札青，生子二：長褚英先號洪巴圖魯，後號阿爾哈土門²，次代善號占英巴圖魯³。繼妃察富氏⁴名袞代，生子二：長莽古爾泰，次德格類。孝慈高皇后葉赫納喇氏諱孟古姐姐葉赫國王楊机努之女，誕太宗皇帝。繼立太⁵妃烏喇納喇氏名阿巴亥，生子三：長阿濟格，次多爾袞，次多鐸。側妃伊爾根覺羅氏生子一：阿巴泰。又庶妃中生子六：阿代⁶、陽⁷ 古代、塔拜、巴布泰、巴布海、賴慕布⁸。

1 「撤」應作「撒」。

2 太祖崩地高皇帝實錄作纓雞堡。

3 褚英稱號應作「阿爾哈圖土門」，滿文為 Argatu tumen，意為「計謀多端之人」，實即後世褚英有「廣略貝勒」一名之所從出。

4 「占英巴圖魯」應係「古英巴圖魯」之誤，按滿文作 guyeng baturu。

5 察富氏應作富察氏，滿文作 Fuca。

6 「太」應作「大」。

7 阿代應作阿拜，滿文作 Abai。

8 陽古代應作湯古代，滿文作 Tanggudai。

9 賴慕布其人不見於早年成書之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亦不載其名。按賴慕布係太祖第十三子，庶妃西林覺羅出，生年不詳。崇德七年從阿濟格征明，因事奪職，罷議政。順治三年卒，諡介直，累進輔國公。

太祖¹ 文皇帝太祖第八子，諱皇太極。史臣云：太祖名四子為□□□者，國中原無漢與蒙古書籍，及為汗，閱漢、蒙古書，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繼位者曰皇太極，天意已預定矣。生明萬曆二十年壬辰十月二十五日辛亥申時，為大貝勒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共理

政²。太祖崩，大貝勒代善等合詞請速正大寶，以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朔即位。時年三十有五，改明年丁卯爲天聰元年，赦殊死以下。

- 1 「祖」應作「宗」。
- 2 東華備遺錄此句作「與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共理政。」

設八大臣。正黃旗納穆秦¹、鑲黃旗額駙達爾哈、正紅旗額駙和碩圖、鑲紅旗侍衛博爾晉、鑲藍旗碩²三台、正藍旗拖博輝、鑲白旗車爾格、正白旗哈³克篤禮爲八固山額真，總理一切事務，與諸貝勒偕坐共議，出獵行師，議定啓奏，各領本旗兵行，凡國中大小事，皆聽稽察。又設十六大臣，正黃旗拜尹圖、楞額禮，鑲黃旗伊孫、達朱戶，正紅旗布爾吉、葉克書，鑲紅旗吳善、綽和諾，鑲藍旗舒賽、唐喀喇⁴，正藍旗屯布祿、薩壁翰，鑲白旗吳拜、薩木什喀，正白旗孟阿圖、阿山，佐理國政，審斷獄訟，不令出兵駐防。又設十六大臣，正黃旗巴布泰、霸奇圖⁵，鑲黃旗多內、揚善，正紅旗湯古代、察喇哈⁶，鑲紅旗哈哈納、葉臣，鑲藍旗孟垣⁷、額孟格，正藍旗昂阿喇、色勒，鑲白旗圖爾格、伊爾登，正白旗康禮古⁸、阿達海，出兵駐防，以時調遣，仍審理詞訟。

- 1 「秦」應作「泰」。
- 2 「碩」應作「顧」。
- 3 哈克篤禮應作「喀克篤禮」。
- 4 康喀喇應作康喀賴。
- 5 「圖」應作「蘭」。
- 6 察喇哈應作察哈喇。
- 7 「垣」係「坦」字之誤。
- 8 康禮古應爲康古禮。以上皆見太宗實錄卷一。

命大貝勒代善等率師征蒙古喀爾喀禮魯特部，別遣副將楞額禮等率兵六百入其巴林地，駟¹逐哨卒，縱火燎原，以張聲勢。

- 1 「駟」應作「驅」。

明寧遠巡撫袁崇煥遣李喇嘛等三十四人來弔喪，並賀即位，因窺我情形。蒙古科爾沁國土謝圖汗遣使來弔喪，書云：「先代因有修福之力，今世乃生受命之君。今聞強武英明皇帝上賓，粵¹巴台吉敢奉書以慰八旗大小諸貝勒。昔察希爾巴敦汗主四方，握七寶，數盡則必亡。雪山白獅，其力雖大，限到

亦死，深海之內，縱有諸²寶，無裨於龍王之死，以至寶莊嚴之身，亦如石之委而去也。爾皇考爲諸大國之主，捨寵姬愛子，視之不見，呼之不聞，遽爾奔³逝。歷觀往古之君，雖號泣不能復生，爾英明皇考之規模典訓具在，當內固基業，外修軍旅，勉力以圖。寡居識賢婦，早孤見慧子，不如盡心專治大國也。」⁴

1 「粵」應作「奧」。

2 東華備遺錄作「珠」。

3 「奔」應作「崩」。

4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初纂本一種，內載科爾沁土謝圖汗之來書一封，文字俚俗不雅，且有視後金爲屬邦之口氣。乾隆後定本清實錄中未詳述此書內容，僅略記科爾沁來使弔喪事。

代善自軍中奏捷，獲札魯特貝勒巴克與其二子及喇什希布、戴青、桑噶爾賽等十四貝勒，俘其人民牲畜而還。楞額禮、阿山自巴林還，俘獲甚多。十一月，李喇嘛回，遣方吉納、溫塔石偕往，遺書曰：「大滿洲國皇帝致書大明國袁巡撫：爾停息千¹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哀並賀新君卽位。我亦無別意，旣以禮來，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皇考往寧遠時，曾致璽書與爾袁巡撫，未見回答。今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我當觀其書詞答之，凡有言詞，須實吐衷情，勿事文飾。」已而崇煥以大明、滿洲字並寫，不便奏聞，令我使齎還原書，不遣使亦無回書。

1 「千」應作「干」。

Notes on Correcting Mistakes in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Chiang Liang-ch'i's Tung-Hua Lu (Tung-Hua Records)

(I)

CH'EN CHIEH-HSIEN

Chiang Liang-ch'i, 1722-1789, official and writer, was a native of Ch'uan-chou, Kwangsi. When Ch'ing emperor Ch'ien-lung had the State Historiographer's Office re-opened in about 1765 in order to revise the biographies for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reigning dynasty, Chiang, then a compiler in the Hanlin Academy, was appointed one of the editors. In this capacity he had access to the early editions of the Ch'ing *Shih-lu* (veritable records) and other special materials; from them he copied, in condensed form, documents of importance dating from the time of Nurhaci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Ch'ien-lung. This record he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in 32 *chüan*, and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t was printed under the title *Tung-hua Lu* (records from within the Eastern Flowery Gate), in reference to the great east gate of the Palace area, near which the State Historiographer's Office was located.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concluded that: after the compilation of Chiang's edition of the *Tung-hua Lu*, the Ch'ing official history was subjected to several revisions; hence Chiang's version preserves some passages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the revised history. So most of the modern historians regard Chiang's records as great piece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basing himself on newly found materials, and comparing Chiang's work with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Ch'ing Dynasty, has co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Although the *Tung-hua Lu* does contain a great deal of valuable material not found in *Shih-lu*, it also abounds in mistakes, especially printing

error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content, form, narrative, and misprints in the text, Chiang's work is actually not a good piece of historical writing, but is rather a confused, though valuabl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preserved for later generations. (3) Certain matters which were unfavorable to the Ch'ing court were emphasized in Chiang's work, this leads one to suspect that his books were motivated in part by political and racial prejudices.

Though, in April, 1980, the mainland China published a book correcting errors in Chiang Liang-ch'i's *Tung-hua Records*, still many errors are not corrected; furthermore, some characters in original edition were corrected wrongly this time.

In order to help readers make use of this referenc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n addition to correcting mistakes in Chiang's original text, he also explicates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which he has used and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se errors.